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 卷五十六

卷 卷五十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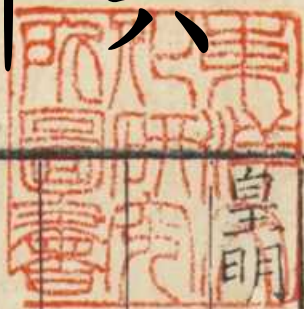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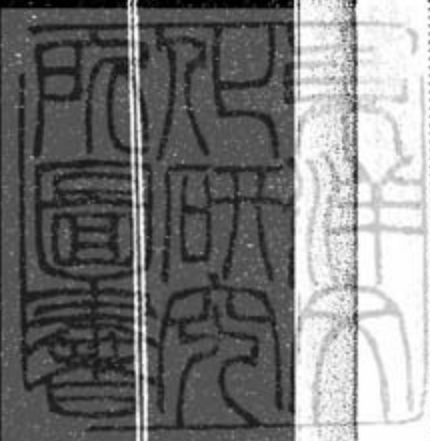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鄧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六

雜著

文章辯體序題

古歌謠辭

吳訥

按西山輯文章正宗凡古文辭之載于經聖人所嘗刪述者不敢錄獨采書傳所載康衢擊壤歌之類列于古詩之前且曰出於經者可信傳記所載者未必當時所作其好古傳疑之意至矣今謹遵其意仍以康衢童謠為首終于荀卿成相彙宣卷端以俟考質

古賦

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而賢士失

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以風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楊子雲競爲侈麗閑行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近世祝氏著古賦辯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是也然其所載則以離騷爲首而荀詩勿錄尚論世次屈在荀後而成相亦非賦體故今特取成相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辭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云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古樂府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成周盛時大司樂以黃帝堯舜夏商六代之樂報祀天地百神若宗廟之祭神既下降則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蓋以六代之樂皆聖人

之徒所制故悉存之而不廢也迨秦焚滅典籍禮樂崩壞漢興高帝自制三侯之章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史記云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文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班固漢書則曰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迎神奏嘉至入廟奏求至乾豆上奏登歌再終下奏休成天子就酒東廂坐定奏安世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所載不過武帝郊祀十九章而已後儒遂以樂府之名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豈武帝始爲新聲不用舊辭也迨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

鏡歌樂軍中用之其說雖載方冊而其制亦復不傳魏晉已降世變口下所作樂歌率皆夸靡虛誕無復先王之意下至陳隋則淫哇鄙褻舉無足觀矣自時厥後唯唐宋享國最久故其辭亦多純雅兩渡後來添鄭氏著通志樂畧以為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仲尼所刪之詩凡宴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因列鏡歌與三侯以下于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繇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立夫謂其紛亂唯雜厭人視聽雖淫鄙倍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復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若後魏楊白花等淫鄙之辭亦復收載是亦未得盡善也今考五禮以郊廟歌辭為先愷樂燕饗歌辭次之蓋以其切於世用足為制作家

之助至若古今琴操與夫相和等曲亦附于後以俟好古君子之所考訂焉其或有題無辭或辭雖存而為莊人雅士之所厭聞者茲亦不錄

古詩

詩人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曰賦曰比曰興三百篇尚矣以漢魏言之蘇李曹劉實為之首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晦庵朱子嘗答鞏仲至有曰古今詩凡三變自漢魏以上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無復古人之風矣嘗欲抄取經史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辭以盡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

爲一編而附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  
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羽翼與衛其不  
合者則悉去之不使接於耳目入於習次要使方寸之中無  
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厥  
後西山編文章正宗劉氏輯風雅翼悉本朱子之意而去取  
詳畧則有不同者焉是編所收率以二家爲主近代之有合  
作者亦取載焉歌行之作別錄于後蓋歌行放情長言其句  
語格調與古詩亦有不同者矣律詩雜體具載外集嗚呼學  
詩之法于朱子之言至矣盡矣有志者勉夫

### 歌行

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若郊廟樂章及繞歌等曲是也  
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被於金石也夫自

周棄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  
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  
蛩螿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  
而發言曰歎憤而不怒曰怨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  
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卽事名  
篇無復倚傍厥後元微之以後人沿襲古題倡和重複深以  
少陵爲是故今是編凡擬古者皆附樂府本題之內若卽事  
爲題無所模擬者則自漢魏以降迄于近代取其辭義之弗  
過於淫傷者錄載云

### 諭告

按西山云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曰辭曰命  
曰誥曰會曰禱曰誅皆王言也大祝以下掌爲之辭則所謂



代言者也以書考之若湯誥其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此皆  
聖人筆之爲經不當與後世文辭同錄今獨取春秋內外傳  
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附焉又按東  
萊有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  
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  
非後世專學語言者所得而比焉

爾書

按應邵曰爾書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  
使公冶問爾書至秦漢臣下始避其稱漢初有三爾天子書  
用爾以封故曰爾書文帝元年嘗賜南越趙佗爾書佗愧感  
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  
於無窮也夫制詔爾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  
命辭懇到者蓋書中能盡褒勸警飭之意也故今特取前  
爾書載于詔令之前讀者其必有以得之

批答

按玉海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蓋批答與詔異  
詔則宣達上意批答則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文鑑輯  
批答詔敕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答劉洎謂出自  
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答富弼等則皆詞臣之  
撰進者也讀者其尚考諸

詔

按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有三曰詔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詔  
歷代因之然唯兩漢詔辭深厚爾雅尚爲近古至偶儷之作  
興而去古遠矣東萊云近代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散文

以深純溫厚為本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尚新奇華巧而失大體是編今以漢詔居前附以唐宋諸詔庸備二體西山有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詔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用信哉

冊

按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按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者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冊蓋冊策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為冊故專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類述云

制誥

按周官大祝一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罔命是也誥則以之播誥四方若大誥洛誥是也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用載制度之文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迨乎唐世王言之體曰制者大賞罰大除授用之曰發敕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辭必四六以便宣讀于廷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西山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善矣

制策

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晁錯錯遇文帝恭謙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

皇明文衡卷五十六  
一  
膽以答所問惜哉唯董仲舒學識醇正又遇孝武初政清明  
策之再三故克罄竭所蘊帝因是罷黜百家尊崇孔氏以表  
章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答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  
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表

按韻書表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  
謂之敷奏秦改為表漢因之竊嘗攷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  
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  
後多尚四六其用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  
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  
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且如進實錄不  
可移於日錄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為工矣大抵表文  
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是  
編所錄一以時代為先後讀者詳之則體製亦有以得之

露布

按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  
名為露布此其始也攷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為馬超伐  
曹操作露布及世說又載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是  
則魏晉以來有之矣文心雕龍又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  
諸視聽近世帥臣奏捷蓋本於此然今考之魏晉之文俱無  
傳本唐宋雖有傳者然其命辭全用四六蓋與當時表文無  
異今故錄附表後以備一體西山云露布者貴於簡捷壯少麗  
無害觀者詳之

論諫

皇明文獻卷五十一  
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技藝皆得進諫隆古  
盛時君臣同德其都俞吁咈見於語言問答之際者考之書  
可見西山以為聖賢大訓不當與後之文辭同錄今謹取其  
所載春秋內外傳諫爭論說之言著之于首其兩漢以下諸  
臣進說有可以為法戒者間亦采之以附于後

奏疏

按唐虞禹皋陳謨之後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  
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以書陳事者迨乎  
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  
進言者日衆或曰上疏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  
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昔人君臣相遇  
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為臣子者惟當罄其  
忠愛之誠而已

議

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竝  
任而任人為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  
者尚矣今采漢唐宋諸臣所上議狀次于奏疏以備一體若  
儒先私議其有關於政理者間亦取之而附於中云

彈文

按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  
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梁昭明輯文選特立其名  
曰彈事若文粹文鑑則載奏疏之中而已迨後王尚書應麟  
有曰奏以明允誠篤為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  
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

辭氣亦異焉

檄

按釋文檄軍書也春秋時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  
始至戰國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著劉勰云凡檄之大體  
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辨強弱角權勢故  
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捕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  
不可使義隱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故辭直義顯昔人謂檄  
以散文為得體信乎

箴

按許氏說文箴誠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  
箴者規誡之辭若箴之療疾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  
尚書大傳解居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卯命百官  
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為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若蓋  
本於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美須依虞箴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或均用韻語而  
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刺之意

銘

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皇帝  
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  
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凡席觴豆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  
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為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  
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為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  
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劔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各不  
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

潤斯得之矣

頌

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夔氏為頌斯蓋寓言爾故頌之名實出於詩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為頌體之至至如魯頌之駟駟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為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効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為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贊

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願學尚云贊頌相似信然

七體

昭明輯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載枚乘七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為可喜後之繼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六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弊一洗矣竊嘗考對偶句語六

經所不廢七體雖專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  
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二老之  
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  
比

問對

問對體者載昔人一時問答之辭或設客難以著其意者也  
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所謂問對之  
辭至若答客難解嘲竄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焉洪氏  
景盧云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爲解嘲尚有  
馳騁自得之妙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  
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韓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  
於藍而青於藍矣

書

按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爲表  
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蓋論議知識人豈能同苟不具  
之於書則安得盡其委曲之意哉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  
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辯難懇到誠可以爲脩辭之  
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  
之言率多本乎進脩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反之於身則其  
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

記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西山日記以善敘事爲主禹貢  
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陳后山亦曰退之  
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於戴記

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遊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有以論議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畫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發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焉

序

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唯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已徇人之失也

論

按韻書論者議也梁昭明文選新載論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未作論議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秦過江統之議徙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彞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叅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



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說解

按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慎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說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卽事卽理而為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云說須自出己意橫說豎說以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剔為義其與說亦無

大相遠焉

辯

昔孟子答公孫丑問好辯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開歷敘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己之意終而又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唐韓昌黎作諱辯柳子厚辯桐葉封弟識者謂其文敷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原

按韻書原者本也一說推原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先儒謂始於昌黎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黃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蓋亦取法於是

戒

按韻書誠者警勅之辭文章緣起曰漢杜篤作女誡辭已弗傳昭明文選亦無其體今特取先正誠子孫及警世之語可爲法誠者錄之

題跋

按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人窠臼予嘗卽其言考之漢晉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迨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然其辭意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近世練齋盧公又云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躡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庸書以俟考訂云

雜著

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著雖雜然必擇理之弗雜者則錄焉蓋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若夫掛一漏萬尚有俟博雅君子

傳

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慮其湮沒弗白或事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因爲立傳以垂于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

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爲法步里客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蹟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爲最妙絲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於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 行狀

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于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蕭氏文選唯載任彥叔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辭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楷

式云

### 謚法

周禮大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謚君親制之使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揜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故今特載周公謚法于編蓋以諸家之說皆祖於此若夫鄭氏之論亦多有可取者今亦錄附于後

謚議

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謚細行受小名白虎通曰  
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  
而戒人為惡也絲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  
凡公卿大夫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  
著為謚議以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  
議苗俊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  
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而興起其好惡之  
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世名儒隱士之沒  
門人朋舊又有私謚易名之議云

碑

按儀禮士婚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賈  
氏注云官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說文注又云古宗  
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  
影而宗廟則以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蓋始於  
李斯嶧山之刻耳文選載郭有道等墓碑而王簡栖頭陀寺  
碑亦廁其間至文鑑則凡祠廟等碑與神道墓碑各為一類  
今亦依其例云

墓碑 墓碣 墓表 墓誌 墓記 埋銘

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  
以木為之形如石碑樹於槨前後穿中為鹿盧繞之綽用以  
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有功業  
則刻于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  
東南為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耳又按墓碣近世五品以下

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  
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名  
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  
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  
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  
寸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  
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  
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  
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

誄辭 哀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  
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勗遺一老俾倂予

一人以在位瑩瑩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卽所謂誄辭也  
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  
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爾後世有誄辭而無  
謚者蓋本於此又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帝公孫弘誄然無其  
辭唯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  
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  
子厚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曾南  
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敘世業故今  
率倣魏晉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  
楚體不同焉

祭文

古者祀享史有用祝載其所以祀之之意考之經可見若文

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家王僧達之祭顏延年則亦不過敘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迨後韓柳歐蘇與夫宋世道學諸君子或因水旱而禱于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真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大抵禱神以悔過遷善為主祭故舊以道達情意為尚若夫諛辭蔓說固弗足以動神而亦君子所厭聽也

連珠

按晉傅玄曰連珠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嘗廣焉攷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義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

甚鮮洪武初宋王二閣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今各錄十餘篇真于外集之首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

判

按唐制凡選人入選其選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適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放蓋凡進士登第及諸科出身皆以此銓擇若陸宣公既登進士又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是也宋代選人試判三道若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為上一道全通而二道稍次為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為下其上者加階超資中者依資以敘下者殿一選如晦翁登第後銓試入中等始授同安主簿是也元世不用其制 國朝設科第一場有判語以律條

為題其文亦用四六而簡當為貴今錄以備一體

### 律賦

律賦起於六朝而盛於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每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迨元氏塲屋更用古賦繇是學者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

### 律詩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若李太白韋應物猶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大抵律詩拘於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為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為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楊仲弘云凡作唐律起處要平直承處要舂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連首尾要相應最忌俗意俗字俗語俗韻嘗用工二十年始有所得嗚呼其可易而視之哉

### 排律

楊伯謙云唐初五言排律雖多然往往不純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唯抒情陳意全篇貫徹不失倫次者為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相詩前輩錄為壓卷蓋其布置最為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相淆亂也

### 絕句

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王摩詰

始効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前後各兩句故唐人稱絕句為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內是也周伯弼又云絕句以第三句為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而涵蓄無盡焉

聯句

按聯句始著於陶靖節集而盛於退之東野攷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靖節集中所載是也又有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或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為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篇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爾

雜體

昔柳州讀退之毛穎傳有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學者終日討說習復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譬諸飲食既薦味之至者而奇異苦鹹酸辛之物雖蝥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獨又異乎予於是而知雜體之詩蓋類是也然其為體雖各不同今總謂之雜者以其終非詩體之正焉

近代詞曲

按歌曲源流云自古音樂廢後鄭衛夷狄之聲雜然並出至唐開元天寶中薰然成俗于時才士始依樂王按拍之聲被



之以辭其句之長短各隨曲而度於是古昔聲依永之理愈  
夫矣又按致堂胡先生曰近世歌曲以曲盡人情而得各故  
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寓意於此隋亦自掃其跡曰此謔浪遊  
戲而巴唐人爲之者衆至柳耆卿乃掩衆製而盡其妙篤好  
者以爲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出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  
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音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  
塵垢之表竊嘗思之凡文辭之有韻者皆可歌也第時有升  
降故言有雅俗調有古今爾昔在童稚時獲侍先生長者見  
其酒酣興發多依腔填詞以歌之歌畢顧謂幼稚者曰此宋  
代慢詞也當時大儒皆所不廢今間見草堂詩餘自元世套  
數諸曲盛行斯音日微矣迨予既長奔播南北鄉邑前輩零  
落落盡所謂填詞慢調者今無復聞矣庸輯唐宋以下辭意

近於古雅者附諸外集之後竹枝楊柳亦不棄焉好古之士  
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之不一云

紀瀛國公事實

袁忠徹

予幼時聞諸先生與先人言宋幼主北遷元降封爲瀛國公  
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  
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懼遂乞從釋號合尊  
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過朔北扎顏之地謁周王卽明宗  
見瀛國后罕祿魯氏郡王阿兒厮蘭之裔孫也明宗愛而納  
之未幾生安懽帖睦爾後有言於文宗詔曰明宗在朔漠之  
時素謂非己子遂兩徙高麗海島尋移廣西文宗崩丞相燕  
鑊木兒請於文后卜答失里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  
明宗次子亦隣真班是爲寧宗寧宗崩燕鑊木兒復請立燕

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安懽帖睦爾在廣西年十  
三矣乃命中書右丞闊里吉思往廣迎之至良鄉燕鑊木兒  
既見且陳迎立之意安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  
燕鑊木兒疑之適太史亦言不可立立則天下亂遂不果文  
后視政一年燕鑊木兒薨學士虞集上封事不肯草詔文后  
與大臣及學士巵巵等定議立姪安懽帖睦爾為帝且詔尊  
文后曰燕帖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殞厥躬永惟皇太  
后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昇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  
功德隆盛帝以虞集之上封事乃曰啗嗜餓秀才怎麼知我  
家事集驚懼喪明帝立之八年六月撤文宗廟主徙文后幽  
於東安放其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中道謀殺之嗚呼順帝  
享國實由文后然聽讒臣之言遂至又后母子被害夫宋待

柴世宗之後代居顯官詳見史冊而瀛國孤兒寡婦元君忍  
不相容也瀛國居燕八年因殺文丞相方以衣糧此待之薄  
甚迨感夢有疑瀛國逆知假往西天又遇周玉奪其后而生  
順帝以明宗朔漠之言觀之明為遺腹也而天不負宋而又  
享國之久然順帝之負文后豈其少恩哉國祚之歸于  
大明宜矣予歸老于家或誦虞文靖公詩所紀瀛國之事因  
而有感遂并書舊所聞者使知宋三百年之德澤不泯也如  
是順帝幽文后殺其太子此又天使宋之遺孽滅胡之報復  
也未樂十年五月十八日我

太宗文皇帝御武英門命內官李謙王吉於古今通集庫取  
宋列帝遺像命臣忠徹及畫士百戶徐英觀之

上笑謂忠徹曰宋太祖以下雖是胡王鼻其氣象清癯若木

醫然十九日

上復御武英門命臣忠徹同內官王吉看元列帝像俱魁偉  
雄邁

上曰都喫錦羊肉者及觀順帝像顧謂臣忠徹曰唯此何爲  
類大醫也忠徹斯時承命未實俯首莫對今蒙

賜老田里得以歷考宋元史傳暨元學士虞集所作第十六  
飛龍之詩果符

太宗文皇帝之言感念

聖鑑之明愧當時不能對此爲恨庸書以俟秉筆者補之

雜志十條

劉定之

蘇子瞻

宋仁英以前用差役而民不擾王安石用雇役民始擾矣司

馬君實廢雇用差雖蘇子瞻亦喋喋不已豈稍欲中立於荆  
温兩間冀免後患邪觀其爲哲宗言臣私憂神宗勵精之政  
漸致墮壞理財踈而備邊弛故撰策問欲以感動聖意子瞻  
之情殆可見也然其後惠儋之貶罪子瞻全佐助温而不貸  
其畧護向荆則昔者之言徒爲向背亦何益哉子瞻作君實  
神道碑深美其誠蓋自覺誠之未如君實者也

蘇子由

蘇子由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  
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尚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  
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弘基孫延禧  
當嗣位然骨氣凡弱視瞻不正恐非彼之福其意亦嚮慕和  
好而我不足恃之矣其後弘基守和好又十餘年而殂延禧

亦不肯盟然遼國遂亡於延禧之身則子由之言信矣容貌  
辭氣乃德之符非特得其身之遐促而并得其國之興替仲  
由益成括之死見知於孔孟邾子高仰魯侯卑俯兆其死亡  
見知於子貢聖賢原自有觀人之法也子由殆聞於是而然  
歟抑使可規國則非其人者不足使佛能蠹國而歷世之莫  
悟也何哉

李清臣

李清臣見宣仁聖烈后既崩哲宗入羣小之言意欲紹述熙  
豐之法而是時小人屏黜在外者其勢亦將轉而復起元祐  
諸賢凜凜乎覆壓及之矣若此者清臣之所喜也清臣平日  
於操切禽制以作法抑揚軒輊以立勢所優爲也故嘗發而  
爲法原勢原之文翫其辭氣與小人之言也夫爲治者先德  
而後法上理而下勢今乃切切於法與勢之爲言則其所蘊  
可知矣

蘇易簡

蘇易簡內直宋太宗謂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  
生心可謂的對

今上在春宮時習對李賢取是日早所進讀孟子全句君子  
遠庖廚五字請對頃之對云聖人登寶位覆對云學士上瀛  
洲尤見睿思之妙

徐敬業

徐敬業與駱賓王兵敗賓王亡命爲僧往來杭州靈隱寺宋  
之問至寺夜吟鷺嶺鬱蒼堯龍宮鎖寂寥久無下韻賓王隔  
壁朗吟以終篇之問大駭質明求見則遁矣敬業亦脫去爲

僧于衡山黃巢既敗依張全義爲僧于洛陽嘗繪已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人見像識其爲巢蓋古今若此脫身者多矣史豈盡得其實哉

王介甫

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終身真偽有誰知其意謂已嘗辭館職出於真異已者若司馬君實辭樞副范景仁辭翰長出於偽爲莽之徒也然不知蘇子瞻又嘗謂介甫爲莽之徒其詩曰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業新百尺穿成連夜并千金購得解飛人譏其汲汲妄作也嗚呼數他人之髭鬚鬚而不見已睫者其介甫之謂哉

韓退之

韓退之自苦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繼晷窮年其勤至矣而李翱謂退之下筆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敏亦至矣蓋其取之也勤故其出之也敏後之學者束書不觀遊談無根乃欲刻燭畢韻舉步成章彷彿古人豈不難哉

李杜韓柳

以詩言杜比跡於李以文言柳差肩於韓而以人言則杜韓陽淑李柳陰慝如冰炭異冷熱薰猶殊芳臭矣子美當安史作難時徒步從肅宗其詩拳拳於君臣之義太白於其時從求王璘欲乘危割據江表叛棄宗社作猛虎行云於旌纓紛兩河道戰鼓驚山欲傾倒一輸一失關下兵朝降夕叛幽薊

城頗似楚漢時翻覆無定止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其辭意視祿山思明反噬其主比於劉項敵國相爭尚安知君臣之大倫歐元楨謂太白不能窺子美藩籬况其堂與得之矣退之懷忠事主闢邪宗聖固有本原其稱子厚謂斥不以其文必不能傳於後如今無疑蓋惟稱其文而已其阿附佞文胡致堂謂忌憲宗在諸位有更易秘謀未及爲而敗後又託河間淫婦無卒者以詆憲宗得免於大戮爲幸由是言之文雖美而右斯過惡固非可前條者也朱文公楚辭載子厚請命時懲於賦取其有自悔之言噫既悔已又詆主則亦非真悔也奚足錄哉

天極

天有北南極如瓜果有前後蒂天分十二宮如瓜果分十

三瓣其近極處度狹而當五八腰處度闊如瓜果之瓣其近蒂尖者狹而當腰者寬也天之頂心當嵩高山下陽城而地之頂心爲崑崙參差不相對者天地間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地在寒涼方者堅凝高峙而在暑熱方者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合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處均平論則地仍以嵩高山下陽城爲中但取最高頂心處則崑崙爲中也

日輪

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故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資日光以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正當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

燈反不然矣此曆所謂暗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  
暗之乃日之虛衝爾蓋二曜各有所行之道如二人各行水  
陸之塗朔望則一人由陸者在橋上一人由水者在橋下稍  
相先後亦不食適相對當乃食矣日行道周天如循環月行  
道亦周天如循環兩環相搭有兩交處一處謂之天首一處  
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至於木火土金水五星不由  
日道亦不由月道各自有道木星八十三年而七周天與日  
合者七十六火星七十九年而四十二周天與日合者三十  
七土星五十九年而二周天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二星雖  
隨日一年一周天然金星八年而合於日者五水星四十六  
年而合於日者一百四十五其遲速離合以宰萬類之生成  
司千代之起伏俯視人寰奚異夫窺蚋蟬禪燕之聚散緣齒也  
奈何欲以私意仰干之哉孛生於月月之行遲速有常度最  
遲之處卽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孛生於  
閏二十八年十閏而蒸行一周天孛孛皆有歲數無光象故  
與羅計同謂之四餘拜七政爲十一曜也

傳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嬴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  
 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  
 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  
 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  
 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乂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閩閩  
 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  
 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  
 不自明且念乂不去人將虐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  
 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二人無變志又皆高年